

瀘縣青年文化促進新社新書

三民主義中的故事

塔（散文）

張海平編著
每冊六元

秦光銀等著
每冊六元

三年（詩集）

秦光銀著
每冊一元五

刀味集（木刻）

羅守愚木刻
每冊一元五

日本鐵蹄下的台灣

秦光銀著
每冊二元五

通俗

別裝出征

罵賊

巧計殺敵

勸夫

讀物

秋塞月

劉寅生

十種

順民苦

李鵬仔

武陵花

寶珍等敵記

每冊一元
每冊一元
每冊一元
每冊一元
每冊一元
每冊一元
每冊一元
每冊一元
每冊一元
每冊一元

本社期刊之一

瀘縣青年

社長 劉文質

副社長 劉叔和

主編 張海平

發行人 王文典

本刊為學校青年

唯一讀物，每月發行

一次，內容充實，編

排新穎，預定半年六

冊，連郵費只收六元

MG
I266
424

塔

作者：

秦光銀青

楓
邱陵美



3 1764 3054 8

行發社進促化文年青
售經總局書華大縣瀘

第一輯

作張光豪。

錄

目

- | | | | | | | | |
|---------|--------|------|-----|----|----|------|------|
| 離包 | 飛 | 他的家 | 養 | 生活 | 戀 | 苦水 | 塔 |
| 打 | 殘廢了前乞丐 | 摸好之死 | 示衆者 | 夢 | 楓葉 | 監刑之日 | 雷雨之夜 |
| 電杆下的乞食者 | | | | | | | |

塔

活了二十多年，我只上過兩次塔：一回是在故鄉；一回是在瀘州。但是，這兩次我是抱着同樣的心情而去的。——想遠望自己的壯麗的山川。

懷一顆雄心，踏進了塔的門檻，開始在黑暗中摸索着，一級一級的往上爬。往上爬，漸漸透出了光明。往上爬，雖然很吃力，但心境却很愉快。彷彿塔的最上層有一個希望在向我招手。

——來吧！我給你以最大的溫柔。

再往上爬。爬到了塔的最高層。憑着塔門，望一望可愛的河山。

——河山是雄壯的，秀麗的。

這是在故鄉那同的印象。在瀘州，却不然，山川雖然沒有變樣，處處街房却留下了敵人的彈痕。

——敵人欠下我們的血債了！

抬望眼，是一徧刺心的淒涼。不忍看，只得循級下來。

彎着腰，扶着石級，彎彎曲曲地往下落。小心地落到了平地。
我像一個長途的旅行者，感到了酸軟的疲憊。

——我的心受了重創了！

一九四二年五卅紀念于瀘州

苦水

——生辰草之一

帶一個瘦小的身軀，從天堂墜落到罪惡的人間，而今，而今啊！二十九年了！二十九年的奔鹿，只剩下一顆顫簸的心，

我嚐到人生的滋味了。

——人生是一杯苦水啊！

自呱呱墮地以來，我就端上這杯苦水，走高山，渡溪澗，過平原，我受過別人的冷淡，也受過別人的青眼。有時候，我覺得苦水回甜，有時候，又覺得苦到極點。有時候，我覺得人生可變，有時候，又覺得人生討厭。這是生之矛盾啊！

而今，我將以堅強的毅力和決心，偷偷地吞下這杯苦水，或者再繼續地嚐一
隻苦果。

也許，有一天我會傾去這杯苦水。

戀

1！生辰草之二

誰點亮了月亮，又點亮了星星？

望望天，我懷想遠遠的伊人。

這猜不破的謎兒啊！——我為什麼會和他相識？既相識，為什麼又要相愛？
既相愛，為什麼又要若即若離？我記得，暑期中他說過：

——我愛你，可是，我不能嫁給你。

我和他之間，隔上了一道縫，捲起了一陣狂風。

可是，狂風吹過之後，天又清明起來。

這半年，他生活在遼遠的山地，山地的寂寞，刺傷了他的心。怪的是我的熱

情又遠遠地做了他的醫生。他感動了！他說：

——感情戰勝了我的理智。

兩個人又熱戀着。

計算着歸期，盼望着他的歸來。在窗前，我的心飛了。

——請收拾起這顆心吧！

可是，這匹野馬般的心情，早已奔向天之那邊。

望着月亮，望着星，我痴了。

生活

——生辰草之三

離開學校，踏進社會以後，我就沒有做個美麗的夢。

生活得太苦惱。一閉上眼，常常看見一個巨人，站在我面前，執着兩節鐵鞭，逼迫我，威脅我，我退，他進；我退，他進，他終於抓住我，鞭策我的背，我忍不住痛，哀求他：

——饒恕我！

他不。我掙扎起來就走，他跟着我追。我走在另一個地方，那地方，有不少的人在戰爭着，我立刻投到戰爭的懷裏去，和敵人搏鬥起來。

巨人過來，一手抓住我，用着無情的鐵鞭，暴怒地鞭策我，我哀求：——饒恕我！

哀求無用。難道我就永遠被鞭策而死嗎？

忽然一個宏大的聲響，睜開眼，妻女站在面前。

——爸爸，拿錢買米！

春

當我意識到春已到來的時候，我的心又復活了。

春是溫柔的。

春的溫柔布滿在河邊，飄浮在高山，平鋪在田野，繚繞在樹尖，……一切都復活了，抬望眼，是一徧可愛的原野。春的世界，多未使人眷戀啊！

溫柔的春世界；迷住了多少人的心竅；他們只知道調笑；他們只知道發財；他們只知道胡鬧。抗戰在艱苦中進行，有幾多人不忘記敵人的飛機大砲！

可是，休騰歡，你記取：春天過了，是夏天，是秋天，是冬天。

睡在溫柔的春的懷裏的人啊！醒吧！休貪溫柔，記取這話：我的心，復話吧！享樂的人生並不偉大。

我的心復活了！

一九四一年初春

他的家

——記一個友人的說話

你休問我的家，提起家，我就悲哀，吁嗟。

在記憶中，我的家是美麗的：有父母，有弟弟，有妹妹，還有弟媳，大家過着共同的生活，非常和氣。而今回憶，也忘不了天倫樂趣。

可是，天啊！

我跟日本軍閥——一個血的日子，二十七架敵機來炸，聽呀，炸彈聲，看呀，火光多大！天呀，完哪，家人都炸死，房屋成瓦礫。噫噫噫！家國恨，槍尖掛！朋友，真慘哪，我的家毀了！

——一九四一年元旦後三日

飛

人很疲倦。倒在床上，閉上眼，就飛來一個夢。

——有警報！

我掉頭就向外走，可是，腳上像有什麼東西絆着似的，老實走不動。

敵機的聲響近了，我的心在突突的跳。

急忙中，我藏身在一個暗腔下。

敵機在空中好轉，低下來，尾上冒白煙。

——轟轟轟！

可怕！太可怕！煞時間，人的頭，人的手，人的身，人的腿，在天空中亂飛

我急得亂竄，走頭無路。

忽然，有一個人頭從天空中飛下來，打在我身上，我立刻暈過去，覺得自己死了。

醒來，心在顫抖。

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日

我愛青年

我愛青年。我愛青年像火，像鋼鐵。有火樣熱的情感，鋼鐵樣的意志，的確可以做不少的事。

可是，這不夠；只憑熱情和勇敢，有時也許會失敗。如果能做到堅苦、忍耐、精細，有計劃，那一定要做出更偉大的事業。

在今天，環境變得更險惡，更困難；可是我們的責任也更重大，我們將決定戰爭的勝利，爲了要完成自己偉大艱苦的任務，在抗戰的洪爐中，應該把自己鍛

鍊得更堅強健壯。

記着：「時代在苦難中。」

記着：「我們將決定戰爭的勝利。」

記着：「一個好青年，應該是熱情，勇敢，堅苦，忍耐，精細，有計劃」。

——三十一青年節——

籬笆

我曾用天眼看見過：有一道籬笆隔離着兩個青年，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

男的望着女的苦笑，女的也望着男的苦笑，兩個心深刊上無言的苦痛。

男的和女的像在千鈞大石的壓榨下嚼着一隻苦果，這苦果，什末時候才回甜呢？

籬笆，那五千年留下來的封建遺毒，隔離了多少青年的情誼，使火熱的情流流向冰河去。

我想：總有一天，有那末樣英雄勇敢的青年，會用他那奔放的熱情，燃成一

支巨火，用千萬個努力，去燒燬這無情的籬笆。

我想：總有一天，會有那末樣的青年男女攜手起來，在抗戰的洪爐中鍛鍊得更堅強，更健壯，爲抗戰建國爭取最光榮的偉績。

有一天，我會看見青年人從籬笆的桎梏中掙扎出來，得到幸福的勝利。亞門

！

雷雨之夜

暴風雨的前夕，天是陰沉沉的。

頃刻，

雨在急落，雷在怒吼，電在急閃，風在狂走，大地在恐懼中發抖。

——轟……轟……轟……

電一閃，暴雷響在頭頂，心一怔。躺在床上，直瞪着帳頂。床在動，帳子在動，房屋也在動，彷彿一切都在顫動。

抱了一個小小的杞憂：

——該不會觸電吧！

而雷電風，繼續在落，在吼，在閃，在走，大地繼續在顫抖。

——天啊，這日子怎麼過？

一顆心，罩上了恐怖，不能笑，也不能哭。留在恐怖中的人，無異一個木偶的俘虜。

沒奈何，心一橫，閉上眼，裝一個死人，不要思想，不要感情。

暴風雨要過去的。

雷雨以後，是一個天高氣清的晴天。我們可以在這晴天中呼吸着自由的空氣

三十一年五月十六日

臨刑之囚

威揚的號聲，遠遠地近了，

熱鬧的人，擠滿了街市；一隊全武裝的兵士，雄赳赳地，煞有介事地走過。

街上人的眼光，是異樣地，都注視着那個人。

一張鐵青的面龐，一個泥軟了的身軀。兩個人肘着。他已不是先前的他了！兩眼失了神，無力地呆呆地直瞪着，腳已失了原動力，提不起，全靠別人撐持他走，手被搭在背上。他的心吊了重重的鉛塊，什末他都茫然。他不敢想過去，也不敢想現在，更不敢想將來。什末他都置之度外，也只有置之度外。他已經是失了神經作用的犯囚了。

街上人紛紛地議論。

有人說：過去他的確是個英雄。

有人說：他不應該做這樣的笨事。

又有人說：誰願意幹這害別人的冒險勾當，不爲了生活；但是，他是幹笨了，是莫可奈何的哪！爲了肚皮要吃喝……

然而，人的議論還是議論；在議論中，他到了刑場。

「砰！」他倒了下去。什末都完了。

遺留在人間的，只有惋惜，咒詛，讚美……

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四日于隆昌

楓葉

秋天，秋風在樹林里吼，秋的郊野在秋風里抖。
楓葉紅了，落了。

秋風里，楓葉漲紅了臉，離開了它的老家，跟着秋風飛，飛，再飛，飛到天
涯找它的幸福。

但是，秋風把它遺棄了。

哦，楓葉，我眼見着你綠，你情，又眼見着你紅，你落，而今又眼見着你被
秋風遺棄！——唔！這是一幕人生嗎？

獨個兒徘徊在樹林里，望着楓葉，嚼着一隻回憶中的橄欖。

回憶是美麗的嗎？我不全相信。我的回憶只是一隻橄欖，我嚼着這隻橄欖微
微地苦笑了！

我像一片楓葉，也曾綠過，也曾情過，而今楓葉紅了，我的青春飛了，而今
楓葉被秋風遺棄了，我的好夢也丟了……啊！

楓葉從此不會再復活了。

可是，我却決定更堅毅的奮鬥！

我將這樣自勵：

楓葉是在秋風里犧牲的，讓我也在這驚濤駭浪中的破船里去找回青春，捉轉好夢，爲好夢和青春而死，那是幸福的。

——一九三六年的秋天于昌州

夢

躺下床，飛簾了一個夢。

我彷彿到了一個去處，黑幽幽地，伸手見不着指頭。天啊，在這樣的境遇中，幽靈受着桎梏了。我過不慣，也見不慣。我要發見光明的所在。于是，我向前摸索。

呀！什末東西絆住了我？摸吧！唔！是藤條樣。怒火燒了我，罵：「去吧！你這絆人的東西！」

再走

那一雙腳，脚癢得血淋淋的，他卻不覺痛楚。淚水落下來了，他……

「但是我不願意！仍朝前走。」

一個影子擋住了我的去路。看！是十個巨靈，怪鬼煞地，攔住了我。媽的！這醜東西也攔得住我末？衝吧！要衝才能得着光明的所在啦！

勝利了。我衝上前。

勝利了。我衝上前。

忽然一種宏大的叫聲把我怔住了。

往那里走？噍，跟老子站住！

迎頭就是一棒，「嚙！——痛啦！——

示衆者

那是一個黃昏的時候，我正在街上慢走；爲了一個吃了飯後說錢給的示衆的朋友，使我自由地停留。

閃動，藍的嘴唇，粗糙的破衣，和滿身的瘡痕；哦！哦！這可怕的貧窮，竟在他身上

他頭上頂着木椹，彎着身在地下跪着；伸出一隻手向我討錢。

我伸手去衣袋裏一摸，誰知一文沒有。

慚愧！我受了惻隱心之使命，不嫌污穢握住了他的手：「哦！不要氣！我的

朋友，就是一文沒有。」

二十四年夏天

漢奸之死

威揚的戰聲，從街頭漸漸地近了。

孩子們在街上飛跑，嚷着：

「看看殺漢奸呀！」

「看看殺漢奸呀！」

一隊武裝兵。雄赳赳的。遠遠的近了。街上的人都用着奇異的眼光，要想在行列中發現一個奇跡。行列近了，行列中有個異樣的人，他有一張菜色的臉，是一個高個子，兩隻手被綁着，有兩個武裝兵肘着他走，他也失了自動力，自己抬不起自己的腳，他一雙眼像有無限的懺悔和愧惡，他不敢左看，也不敢右望，他只是低了頭，像一個木頭人，任別人支配他整個的身軀或者生命，現在，他不敢想過去，想起過去，就只有愧疚和懺悔。他偶一同憶，就要埋怨自己有萬個不是。自己爲什麼要爲了五十元法幣出賣自己的同胞和祖國？他再想不下手。無情的回憶，使他哭了。他也不敢想將來，將來是一個怕人的「死」。他知道現在一切都完了，一切都不可挽救了，他只生不死的，隨着行列走近死的地方。

他走過，街上人就紛紛議論。

有人說：

——陳火娃，真不是人，前次轟炸，要不是他給敵機指示目標，敵人的炸彈，十有九顆要落空的。那會弄得這樣慘啊！

也有人說：

——陳火娃，真不是傢伙，小時候不成才，長大了做漢奸。

也有人罵他不是中國種。

他在衆人的議論中到了刑傷，更不知不覺的跪了下去。現在，他腦子里只是模糊的一團。

「碎！」

他倒了下去，鮮紅的血流了出來，在草地上留下了不名譽的詛咒而死了，什末都完了，留在人羣中間的，却只有一句：

「陳大娃也有今天啊！」

（未完）

殘廢了的乞丐

一聲悲慘的乞憐使我發覺了他。

他——一個殘廢了的乞丐，是個獨眼龍，鼻子爛去了大半，紅油油地，一雙沒有膝蓋的腳掌已失去行路的機能。他的臉上刻滿了痛苦。他坐在路旁，身上只穿了一層薄的破衣。雖然是秋天，他也冷得有些抖顫。啊，這可憐的人間的赤貧者

窮困纏住了你啦！

他用着希望的眼光望着我，他要我施捨。

我想：我這不是和他同一命運的人麼？他是人間的乞食者，他難得着人們的賸餘，我也難得着人們的賸餘。不過，我是個健全乞丐罷了。我又想：他究竟要比我可憐，我雖然鎮天價出賣我的血和心，但究竟還可以出賣，他呢？什床也沒有，即是有，人們也是不會照顧他的。唉！你人類的遺棄者啊！上帝終要給你個慎意的解決的。

他的可憐，博得了我的同情，我隨手給了他一百錢。我陪陪說：

「朋友，我也是被窮困嚙住的人，沒有多的幫助，我謹祝福你，上帝會賜福你的！」

他伸手接了錢，跟着報我的是感的眼光和一聲「謝謝」。

二十五年秋季

打邊爐中添了臘腸，更不啻不設防地生火，板上的臘腸也滋滋地響。

有一晚上，我做了一個奇怪的夢。

我彷彿在一所中學校裡教書。有一次，我從家裡回到學校來，剛進校門，有幾個朋友，抓住我就打，我莫明其妙，不好回手，也不敢回手，任他們打傷我，撕毀我的新衣。

我終於哀求了，他們才住了手。

我懷疑：「這究竟是怎樣回事？難道他們都瘋狂了？」事情的根本，我要問個清楚的。我問一個較好的朋友，他也是打我的人，他不肯告訴我，我哀懇他，他才說：「我們並沒有瘋狂，也認識我是朋友。他說我會對于一個名叫山川的朋友底壽辰，缺少了一份禮物，那朋友派了我的不是，要他們給我一次警告，于是，他們便給我一頓糊亂的打。」

唔！原來是這末回事，媽的！那人配我送禮物嗎？不要臉的狗……卑鄙的……

我越想越怒。

我能被人侮辱嗎？我有自由，我有熱血，我得報復。我胸中燃起了熊熊的怒火，我要把這火去燒死我的敵人。敵人，你將面臨我的火。

于是我藏了把小刀，尋到了敵人，我照顧他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他倒在地上死了。

正在這時，許多警察圍攔來捉我，我想逃出這圈圍，但是，總逃不掉。我拚命衝，衝，衝，若千個衝！我拚命打，再打，千萬個打！

忽然，我的夢醒了。

——一九三六，十一，二。

電桿下的乞食者

站在學校的體育場，望過去的眼光，是許多的電桿，在蜿蜒的馬路上，這裏一根，那裏一根，彷彿是在一條直線上。

每當無聊的時候，我便到馬路上去徘徊，另外還有許多人。有時汽車飛過去，塵灰便迷住我們的眼，但我們並不顧忌它，曉得有這回事。

倒是斜陽在電桿下的那個動物，反引惹我的視線。

一個中年人，睡在電桿脚下，臉是鐵青的，像骷髏，餓火燒得他叫喊。哀哀

的希望過路的高貴給他一點施捨。

我疑心他，也討厭他。每次踱步，都給我以壞的刺激；我討厭他聲音太不婉轉了，老實沒曲折，還肯聽賣唱女的歌喉呢！花上二百錢。怪討厭的，我不做好事，誰願替你送上來？睡着的懶豬！但是他爲什麼睡着呢？我疑心，唔，怕是病了？難道病就能引起人的同情嗎？不，人們早已失去了那東西。叁吧！你這怪討人嫌的態度！

我走過去，另外的人都都望望地就過去了。他失望了，「生活」更加勁的和
他戰。他唏噓着。

我順着馬路走，心裏想：他是人類的淘汰者，已被摒棄了的穢物；但是，我呢還不是和他一樣地，——一個人間的乞食者，哦，怎樣求乞？唉……誰肯布施你呢？這「人間世」——這「人間世」——

宇宙是狹的籠，籠里的鳥，終有一天會斷絕食物的，人類是不可靠的。
祇有努力，掙扎，創造，才是我們的食物……

塵灰揚起來，汽車飛過去，前後左右，我被包圍在這個茫茫的灰土中。

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四日

版出月十年一十三國民

塔

(散文集)

作者 秦光銀青 楓邱陵美

發行人 劉 文 質

發行所 瀘縣青年文化促進社

四川瀘縣文廟街一八號

總經理 大 華 書 局

四川瀘縣慈善路九四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印刷所 新記文源印刷社

每冊實價國幣陸元

外埠酌加郵費

印翻准不・有所權版

瀘初〇〇〇I——2〇〇〇冊